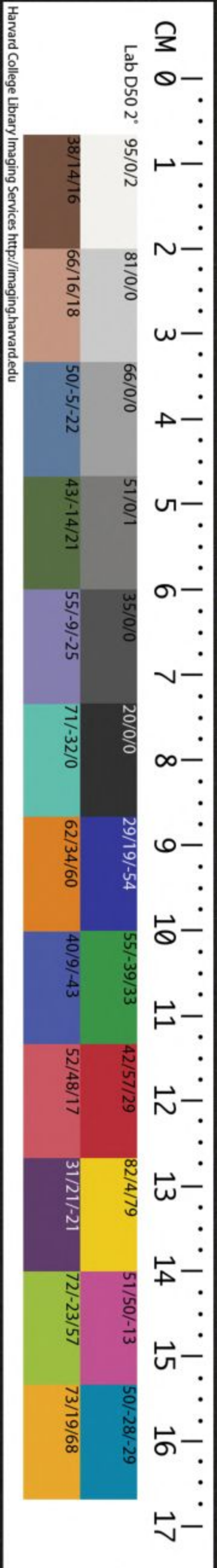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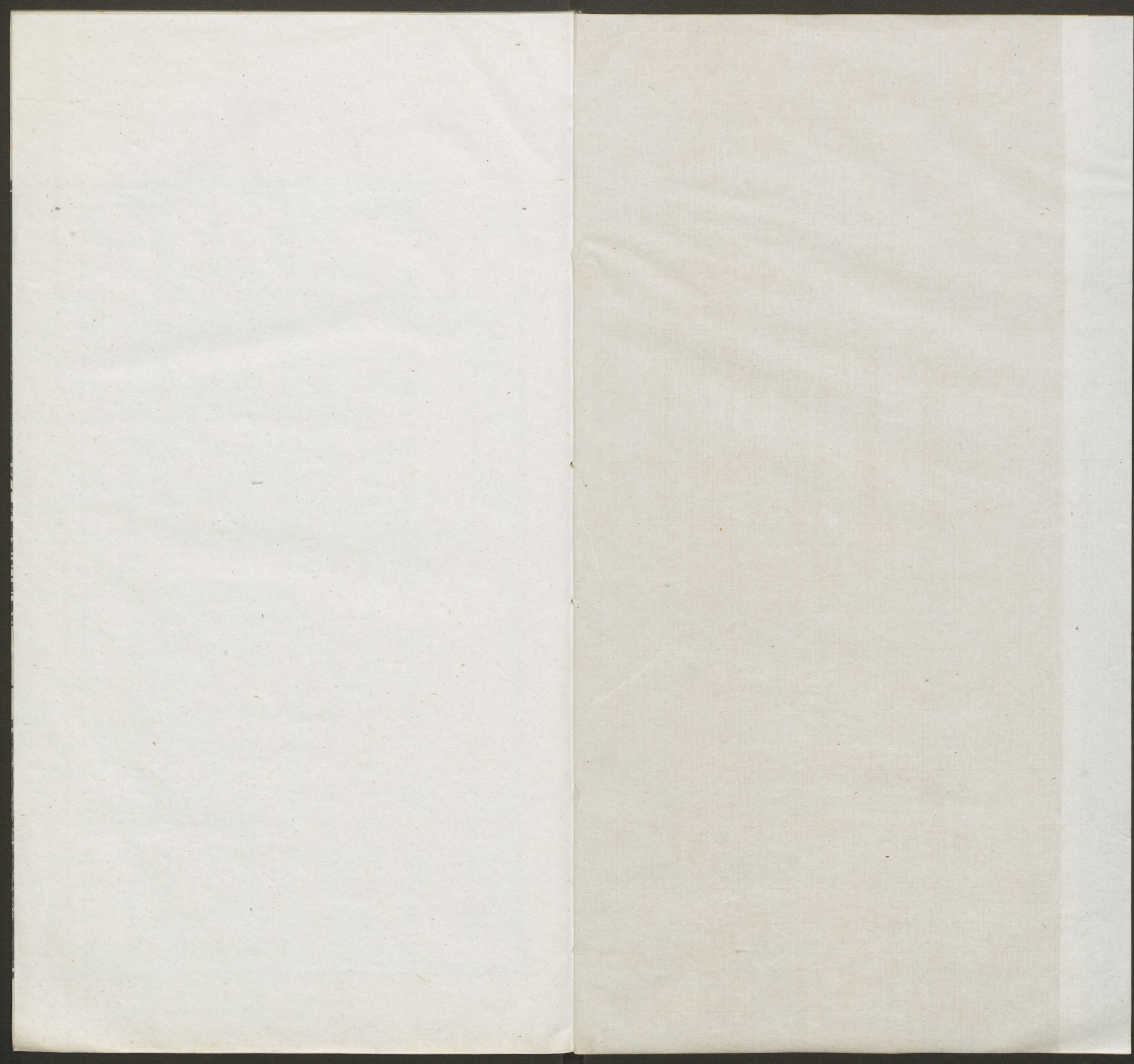


CHINESE - JAPANESE LIBRARY  
HARVARD - YENCHING INSTITUTE  
AT HARVARD UNIVERSITY  
JAN 20 1940

103

T 4664/4244A





學校

宋徽宗初即博御史中丞王觀奏言大學不事訓誨徒以名文  
 舉外舍生以二千為額每歲四年一試前接試中之一人論難多而  
 入學者少故逐年補試不已今計其在選外舍生入學者漸覺其  
 及額四方學者既不知在學禮法足大以朝廷選之補試之法行  
 之已久未嘗中廢故未敢試者遂除相室如蘇州人等此法宜  
 之家保狀已足二百餘人本學中宜類色補試以有在選外舍  
 本學已試未試百人者既不得試無志者亦多有棄學而  
 意固所不恤錄大學既本省充期皆亦因方舉者定其試法以  
 如期限到闕之後方指攝試即是朝廷之意也  
 是道路也蓋所以修天下於元氣之正也

學校

宋徽宗初即位。御史中丞王覲奏乞大學冬季補試。疏曰。臣伏見太學外舍生以二千為額。每歲四季補試。前後試中之人。逾額雖多。而入學者少。故逐季補試不已。今科詔在邇。外舍生入學者漸衆。遂已及額。四方學者既不知在學諸生額足。又以朝廷逐季補試之法行之已久。未嘗中廢。故來就冬試者。道路相望也。竊聞太學收接到諸生家保狀。已至六百餘人。本學申禮部乞補試。而都省以額足不許。本學已曉示罷試。六百入者。既不得試。能無怨嗟。若詔告有素。則咨怨固所不恤。緣太學既未嘗先期告諭四方學者。更不冬試。及學者如期限到闕之後。方指揮罷試。即是朝廷著令。誤四方就學之人。奔走道路也。豈所以信天下哉。况孤寒之士。有不遠數千里而至者。不

得試而使歸。顯於事理非便。臣欲乞朝廷指揮大學今年冬季依舊補試。其試中人候學中生員有闕以資次撥入。仍令本學契勘。如來年春夏季委要更不須試補。即預先移文諸路州軍曉諭學者。令知若將來生員額闕合行補試。亦先期曉告施行。所貴不誤四方學者。崇寧初左司諫慕容彥逢上奏曰。臣竊謂諸路學校州有正錄。縣有長諭。迺至其餘掌事之人。皆奉行貢士法令。書攷陞選之詳。蓋根本於此。而遠方諸生尚循積習之弊。迺或持其短長。糾率學衆。輒興訴訟。以至蔽其舊愆。以快私忿。以此職掌類多畏默。求全鮮克。振職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。編修學制。嚴立法禁。不唯整肅學政。亦以敦厚士風。

大觀中。湖北提舉劉才邵乞預聖學。下太學劉子曰。臣聞天佑下民。作之君。作之師。唯其克相上帝。寵綏四方。蓋治之之謂君。教之之謂

師。治之教之之功。天不能以自為。必付之帝王。帝王以盛德履尊位。克稱君師之任。用能相天而成其能。四方之民賴以寧謐。唐虞三代之盛。見於詩書之所傳。率由此道。其後去聖既遠。無所折衷。異論肆行。而道統益微。漢興百年。稽古禮文之事。乃克修舉。孝宣增光前烈。留意藝文。爰詔諸儒講論五經。同異於石渠。且使平奏其議。躬自臨決。章帝建初間。復修石渠故事。因著其說。為白虎通議。雖未能方駕前古。而發揮聖道。豈云小補。兩漢之文。於斯為盛。載在方冊。光華至今。恭惟國家膺受駿命。聖聖相承。雲章奎文。光耀相燭。非若前代歷世十數。而好文之主。纔一二見也。陛下躬濬哲之資。緝熙光明之學。紹開興運。纂修列聖之丕緒。萬機之餘。無所嗜好。獨玩意編簡。考觀前言。凡妙旨所寄。精微浩博。昔人之所未覩者。皆獨得於心術之妙。雖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以成帝王之極功。何以過此。豈留意於章句

之同異者。得以望清塵。天相斯文。世道交興。宗社再安。兵革偃息。而聖謨。經遠。首以育材為務。爰頒詔旨。崇建太學。以幸教多士。導民設教之意。勤勤如此。君師之任。可謂兼全之矣。夫學者以聖王為師。親逢斯時。千載之遇也。搢紳韋布之士。豈無望於餘光哉。兩漢之事。不足為今日獻。臣愚不勝區區大願。欲望聖慈。於清燕之間。凡微言奧旨。自得於聖心者。頒之儒館學宮。俾承學之眾。得以味道真而泳聖涯。莫不精白以承休德。仰副陛下恢崇至道。開明群心之意。天下幸甚。

徽宗時。通判李新上奏曰。臣伏觀大觀學令。斷自聖知。制為成書。頒降郡國。知所遵守者。累年于茲矣。昔游夏不能贊孔子一辭。則學令之設。詎容擬議者邪。自三代已來。未有如此之詳且明也。如挾書代筆之禁。奉行者失於不嚴。州學季試。已不能杜絕其弊。而縣學補試。

歲升。假手尤甚。轉透題目出外。終日塊坐。撫弄筆硯。以待文字之來。其間翻錄。至句語字畫錯繆。雖差官監門。例不敢搜索。稍加誰何。則必紛爭詬詈。公肆底突。傳出送入。傍若無人。一隸名學籍。便以保庇門戶。有繫空名行食。身未嘗一躡學圃者。有假故逾限。已經除籍。再託人補試者。臣欲乞諸生補試入縣學。歲升入州學。許教授當面試。經義一道。試日牒本州有出身官一員監。如文義不通。字札不同。全然踈繆。根究元試之弊。則學者知所畏。而州縣學無濫進叨冒之人矣。

李復上取士劄子曰。臣恭觀神宗皇帝憫士弊於俗學之久。慨然作新。造之以經術。發明聖人之遺言。使講求義理之所歸。庶知乎修身行己。上以事君。內以事親。莅官接物。弗畔於道。而今之學者。曾不思此。平日惟是編類義題。傳集海語。又大小經題目有數。公試私課。久

已重疊。印行傳寫其義甚多。無不誦念。公然剽竊以應有司之試。終身之學止於如此。甚者至於所專之經。句讀不知。音切不識。苟誤中選入仕。平生所學皆無可用。非惟鄉閭無一善可稱。雖有甚不齒者亦更不問。朝廷建學立師。設館給食。而偷惰苟且若是。安能副上教養之意哉。欲責其移孝資忠。臨民應務之效。必不能也。古者鄉舉里選。非但取其浮文。必皆考其素行。臣欲乞立法取士以博學行義為先。試言為次。抑亦絕其干託奔競之私。察其器識材術之異。庶幾所養可取。所取可用。聖朝有得士之實。

趙鼎臣乞駐蹕府學劄曰。臣恭以陛下樂育人材。建庠序。開封府實輦轂畿甸之域。天子所自治之地。首詔執事。並興府縣之學。而有司推遷殆且十年。博士弟子僑寄他所。甚不稱明詔意。致煩陛下申以程督。曾不踰年之頃。黌舍完成。生徒四集。秋某月有金芝二本產于

大成殿之木上。而本學生楊汝等一千一百五十八人相與踊躍誦歎。合辭而言。以謂乘輿方躬郊丘之饗。吾學乃輦路所經從。今芝實挺生。殆先聖先師蒸出瑞物以報吾皇之德。茲甚盛之舉。謂臣默不以聞何也。臣竊以謂郊祀慶成之日。千乘萬騎扈蹕還宮。雖道出府學之南。懼非所以仰勤天步之臨也。然而諸生伏清道之左。聆屬車之音。奏名通謁。抑有著令。如蒙天慈矜其懇誠。示以恩意。少緩六龍之驅。一紆重瞳之顧。如古式間以寵新學。則多士仰德孰不競勸。四方聞風。得以矜式。以副陛下隆儒重道之意。不勝幸甚。臣待罪京邑。職事所及。有所見聞。不敢緘默。謹昧死以聞。

給事中俞卓上言曰。學校三代之學也。然崇寧四年以前。議者以為是五年則非之。大觀三年以前。議者以為是。四年則非之。豈學校固若是哉。觀望者無定說。爾必使士有成才。人無異論。事之不美者不

出於學校。然後為得。言頗見行。

高宗時。胡寅上疏曰。臣竊謂孔子孟子皆生於列國戰爭之時。衛靈公問陳。而孔子以俎豆為對。滕文公問為國。而孟子以庠序為言。聖賢之謀。必非迂闊。究觀治亂。可驗不欺。自軍興以來。布衣韋帶之士。儒風掃北。下無學。賊民興。此先哲之所深憂。非國家之美事也。方陛下潛心道奧。日就月將。發明經世之書。以幸當世。而承學之士。未有可以仰副聖懷者。豈亦教導之法有所未至哉。臣愚謂諸州教授。宜慎擇老成名士。以充其選。仍詔守臣留意學校。則凡鄉舉荐學之科。居處飲食之制。生徒多寡之額。師儒殿最之法。皆在所議。如合聖心。即乞睿斷。詔大臣施行。

刑部侍郎知漳州廖剛上奏曰。臣聞學術之邪正。道之所由以廢興。天下之所由以治亂。是以自古為天下國家。欲化民成俗。以興帝王之治者。未有不審乎此。蓋學必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為師。而外乎此者。皆他道也。異時王安石以該僻辯給。凌轢一世。自以前無古人。後無來者。然其學博雜無統。頗僻失中。乃至分文析字。傍引曲證。以行其臆說。殆孟軻所謂邪說淫辭之害正者也。蓋說救於正道。則為邪。辭溢於正理。則為淫。豈徒不足以明道而已哉。如安石之學術。大抵尊功尚利。輕改作而廢典常。樂軟熟而賤名節。使天下靡靡日入於偷薄。而莫之悟。其為害亦深矣。陛下天日之鑒。灼見其弊。悉罷黜之以幸天下。誠斯文千載之遇也。比詔名儒之能闢其說者。以書來上。竊意已經乙夜之鑒。儻合聖意。臣願頒之學官。鏤板以傳。使學士大夫曉然皆知是非當否之所在。庶幾邪淫之說不勝。而人心皆歸於正。豈小補哉。

李石上奏曰。臣聞六經者。帝王之心術也。其實見於行事。而其文見



於成書。因其文以考其實。因其實以推其心之所傳。則堯舜禹湯文  
武周公孔子之德業可槩見也。漢人之於垂絕之經。勤矣。顧其收秦  
人之餘燼。振起遺音。使其有傳而復續。專門名家之學未易及也。如  
武帝之表章。元帝之牽制。二君者雖於經甚勤。泥於成書與行事之  
迹。不能推明六經心術之所自。所謂讀堂上之書。反有愧於推輪之  
妙故也。仰惟陛下之心。則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術也。充之以惠利四  
海。散之以潤澤萬物。無一不有是心。既有是心。雖忘書亦可。然猶儲  
精道奧。灑為宸編。以流布學校。俾六經之文得附雲漢之章。相為昭  
回矣。頃者令取士通習六經。與詩賦並行。恐學者之習有所偏也。則  
又下詔有司。優取二禮之學。其尊尚之意。臣竊有以窺陛下欲託六  
經以達其心於天下也。不知士子所以仰副今日教育。所得於經之  
盛。能如漢人之專門名家者乎。抑止為剽章獵句。誦習科第計而已  
乎。且聖人之經。有資於金口木舌者。駕說之師是也。今世之儒。非必  
一一金口木舌。然所以為倡導之師者。不可廢也。今之六經。誠有所  
偏廢而不舉者。無師傳之過也。臣願陛下立六經博士於太學。俾四  
方學者各得以其經相授受。州郡學校精擇其師。如逐經學諭之類。  
如是。則無偏廢之經矣。

韓駒上論曰。臣聞方今陋儒之論。以為人主之治天下。直以禮樂刑  
政。而為士者亦務明於道德性命而已。文章不足尚也。臣竊以為過  
矣。昔者堯舜三代之世。文章煥然。周公仲尼。聖人之在下者。文章亦  
深遠矣。今陋儒以已不能之故。而曰不足尚。則是六七聖人者皆不  
足法乎。且夫堯舜三代。距今幾千歲矣。其風俗之盛衰。尚可考者。以  
其書知之也。故周之豳。豈不如商之灑灑。而商之灑灑。不如虞之渾  
渾。周之衰也。禮樂刑政。尚未大壞。而其文章。獨先潰爛。無復渾灑之

氣。後世言治者不過稱漢唐。誦其詩。讀其書。則亦皆羨賢於後世。蓋自古未有盛德之世。而文章翫敝不振者也。是以聖人尚之。太祖皇帝時。天下初定。未皇文學之事。太宗皇帝數與侍臣論文。由是風俗翕然而變。嘗喜而謂侍臣曰。近時文物漸盛。它日必有著名者。其後累聖臨御。皆以睿文神學超軼百王。又皆崇儒表善。蓋自端拱淳化之後。天下又安。士得篤於文事。磨礱綴緝。以副上意。百餘年間。異人間出矣。臣嘗思之。此豈一朝一夕力哉。是殆累聖獎勵激勸之所致也。臣聞太宗始尚文教。則士有王禹偁。蘇易簡。倡其風。真宗敦好詞學。則有晏殊。楊億。為之冠。仁宗時。則有若歐陽脩。在神考時。則有若王安石。此數公者。其文皆不愧於漢唐。而其餘以文擅於一時者。尚不可一二數也。朝廷之上。文物之盛。至今耆老以為美談。真太平之偉觀。治世之休光也。陛下天縱明智。肆筆成書。虞歌湯銘。播示海內。自

有書籍以來。未之有也。臣竊度之。雖有相如之典策。終嚴之奉對。常揚之制誥。尚未足以仰望清光。必有賡歌之皋陶。陳謨之大禹。効伎於周衛之內。而後為稱。方今雖不乏人。然而數年之後。壯者已老。老者已耄。則陛下所取以為侍從者。類皆今之少年進士也。臣為進士。顧所謂時文者。其體格。曾漢唐之不如。則陛下它日所望以賡歌陳謨者。誰乎。意者獎勵激勸之道。有所未盡。而後生小儒承陋儒之說。以為無事於此。是以日靡靡也。陛下廣庠序之教。置師儒之官。進士之高選者。不惜好爵以尊顯之。不可謂不獎勵。而士未有深於文者。雖臣亦疑之。進士之高選者。或幸得之。而未必深於文也。至體格卑弱者。又曾不屏黜。此固宜其不勉者矣。謂宜稍變其體。間求四方之能文者。不問疎賤而尊顯之。則不十年。必有能賡歌陳謨者出焉。使夫堯舜之主。而有皋陶大禹之臣。以繼今日之盛。且陛下它日功成

治定亦當得此等紀太山之封。鏤白玉之牒。與詩書並傳而不愧。且  
不為無益。故臣欲破陋儒之論。而先言治天下者。文之不可廢也。如  
此。

駒又上論曰。臣聞古之人。其仁義充于內。則其文不期而自工。是故  
讀易春秋。則知周公仲尼之道為閎深要眇矣。此必然之符也。有木  
於此。枝披葉落。而曰吾本根茂。則天下莫之信。士皆曰吾知行仁義。  
而其言漫汗繁雜。無一言當於理。則其所謂仁義者亦無乃非其實  
乎。陋儒之論。其不可聽亦明矣。臣請遂論時文之弊。昔者神宗皇帝  
既罷詞賦。始立經義之科。意以謂詞賦非古也。而六經之作皆本於  
聖人。學者如通其大義。則其文章亦將漸復於三代。今之學者既以  
講究道德。發揮章句。六經之旨亦畧明矣。獨其文章未能復古。後生  
小儒皆為偶儷之詞。漫汗之文。纂錯以為工。繁雜以為美。昔李翱言

六經之文不拘於儷也。詩曰。憂心悄悄。愠于群小。則不偶儷矣。其曰  
遘閔既多。受侮不少。則偶儷矣。惟晉宋之間始拘於偶儷。故劉子元  
以謂可一言而足者。必行以為二言。可三句而成者。必增以為四句。  
然而偶儷之作。近世尤甚。是以至於纂錯繁雜而漫汗不可考。嗚呼。  
臣不知始變斯文之体者誰歟。甚乎不仁者也。臣邕角時從鄉先生  
問為大義。鄉先生曰。童子記之。大略如為賦而無聲韻耳。已而臣游  
場屋。視同列者果皆如此。因退而歎曰。此豈神宗皇帝罷詞賦之意  
耶。譬猶女工不欲作錦而壞其機。退而相與刺繡。夫錦之與繡。則固  
不同矣。然其為纂錯繁雜則一也。陛下萬機之暇。亦嘗取今進士之  
文觀之乎。其偶儷漫汗。三代有之乎。六經有之乎。陛下聖學淵奧。博  
稽上古。此固無逃於聖鑒矣。夫文之偶儷始於東漢。而詞之漫汗盛  
於東晉。至其纂錯繁雜。則又前世所未有也。臣竊惟神宗皇帝罷詞

賦立經義。陛下崇學校。以三代之風期天下之士。而士止為漢晉之文。以待天子之選。甚可羞也。恭惟陛下奎文宸章。超軼堯禹。學者雖無以測知其萬一。然而昭回之光。固萬物之所仰睹也。又近歲黜異端之後。士非三代之書不讀。誠可謂知本矣。其朝夕之所誦。捨六經則孟軻揚雄莊周列禦寇之書而已。六經何可及也。然詩之道志。書之述事。尚當取為法焉。至於孟軻之醇。揚雄之深。莊周之辯。列禦寇之不華。皆曩之工文者所採取也。今徒剽其語而不能學其文。是獨何歟。往者初立經義時。士以王安石為師。至今有司頒其書於天下。數十百卷。可取視也。亦豈獨偶儷漫汗之體哉。則是學者不能上陶風化以復渾灑之氣。而次亦未能希王安石立言之萬一也。豈不陋哉。士方狃於素習。見有不偶儷漫汗者。則衆指為異端。而有司亦不敢取。必若所云。則是六經孟軻及王安石亦皆為異端乎。此亦積習

之大弊也。願下明詔。使為文者上窮六經之體。以為質。中取孟軻諸子之作。以為支。下如王安石義解之類。以為義。至於漢晉之弊。則使痛刮而深鉏之。然後游於壁池之上。不負吾聖天子教育矣。

駒又上論曰。臣嘗謂學者之病。在名實之不相副。庠序之士所慕者。三代。今其文愧於三代矣。其所陋者。漢晉。今其文不幸類之矣。是猶躬行顏閔之行。而服盜跖之服。曰無傷也。此豈可不革其弊哉。前日陛下制詔多士。詞尚體要。使復三代之盛。甚大惠也。臣時聞之。踴躍太息。謂將立見渾灑之氣。詔書懇切。然無士君子之深於文者倡其風。士因陋就寡。不能遠希作者。徒為淺易之文。以應有司之選。煩言碎詞。刊落不盡。違明詔。失聖意。臣甚為諸儒不取也。陛下即聽臣言。詔革文弊。則當慎擇有司。而嚴其法。臣嘗計今天下郡國之士。不翅數十萬人。既已講解義理。發明經傳。為其所難矣。豈無軼群超俗之

才足以輔弱扶微。而庶幾於三代之文者乎。特以有司非是不取也。不敢自騁於繩墨之外。凡臣之所患者。獨恐有司升黜之際。未盡別白。則士專已守殘。其弊未可以猝除也。國家初乘五季之亂。文章蓋掃地矣。以太宗真宗歷年之久。聲明文物之盛。然僅能革五季之風而已。及仁宗時。益務復古。是時綴文之士。不為不衆。而士亦未甚勸也。其後歐陽脩執文柄。以度量多士。凡僻裂輕豔者。揭其名而辱之。惟重厚典直者取焉。由是風俗一變。熙寧之初。僻裂輕豔之文。既不復作。而雕蟲篆刻之技。猶在也。士君子亦皆知其弊。而不能自還。以上之所取者。惟是而已。會王安石白罷詞賦。神考從之。而安石布其書於天下。使以新義從事。士乃始去雕蟲篆刻之技。向令仁宗神考雖有復古立經之意。而無良有司以升黜繼之。臣知其有所必不能矣。夫上言所好惡。而以升黜繼之。雖欲變天下之至難可也。仁宗之

復古風。神考之立經義。比於陛下之欲詞尚体要。可謂難矣。士猶勉力以副科舉而順上之好惡。何則。利之所在。固衆之所趨也。今荆廣閩蜀之間。去京師數千里。學者無所取師。而都下鬻書者。歲取進士高選之文集為版本。傳播四方。謂之義格。後生小儒。何識之有。徒見為是文者。例得高選。則皆搖唇燥吻。焚油繼日。誦讀以為師法。此豈可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乎。故其要莫若慎有司之選。陛下欲民之不散。則必擇導民之官。欲農之不惰。則必擇勸農之吏。欲士之深於文。則亦擇司文者而已。必得如脩及安石者。足以風動天下。而又諭以升黜之旨。仍大臣自太學博士。及郡國教授。每歲謹察其升黜之當否。以為賞罰。士雖未能遽復三代之風。然少須假之。不一二年。必有可觀者。

駒又上論曰。臣聞士為科舉之文。其工拙若無所繫於國家。而臣諄

諄為陛下言之者。不獨以格氣卑弱。負陛下教育之意。且陛下立政造事。皆將復三代之盛。臣愚以謂典謨訓誥。所以播之四方。傳之萬世。亦當盡如六經。而後為稱。士生於此時。不能自振拔於頽波之中。使至治之世。文事缺然。此賤臣所深惜也。夫文章雖小技。而古人未有不苦心勤力。而後僅能工者。甚非可以一旦把筆而學為也。如是則陛下亦無怪乎學者之不能文也。彼志於祿而已。故自為兒童而父兄教之以義格。比十餘歲。則已誦數百篇。稍長而能執筆。則皆不治它技。惟以模擬為工。已而試于有司。則固足以得祿矣。及其入官之後。年日加長。而志不加專。偶儻漫汗之文。已熟於其手。而古文奇字。或未始識也。夫文之體固不一矣。而今之為文者。則一之何則。其素所積蓄者然也。然陛下它日使掌西掖之誥。視北門之草。與夫鈔石室金匱之書者。例皆取此。今不教之於初學之時。而欲責之於入

官之後。臣以為難矣。及失職不稱。然後擯斥之。此又非學者之罪也。士方未仕。固不可使雜治它技。以妨其業。誠如臣言。使為科舉之文。已略倣依二代之體。則它日遺言立意。自當不愧於古人。且臣非敢厚誣天下之進士也。陛下何不試於清閒之燕。取義格而觀之。觀其遺言立意。它日有能為陛下編年記事。如劉向班固者乎。有能為陛下下陳謨奏議。如馬周賈誼者乎。有能歌功頌德。如柳宗元韓愈者乎。有能發詰施命。如權德輿白居易者乎。臣有以知其不能為也。此六七公尚不可及。况其上者乎。今之學者。則以為此等皆不足為也。曰通經而已。甚乎其不思也。臣不敢借古人以為諭。今之所尊師者。莫如王安石。文集數十百卷。其間箴銘歌詩賦頌表奏之類。無不皆善。經術特其文章之一端爾。世有醜女。見鄰婦之美。而學之。其眉目膚髮手足鼻口。舉無所似也。獨以一節之似。而曰我盡得其美。則未有

不為人之所歐弃者矣。此則士學安石之比也。往者哲宗皇帝惠其  
若此。始立宏詞之科。陛下前又置詞學兼茂科。欲以此等求天下之  
士。其意既美矣。第恐所得不廣。不足以儲他日之用。故臣竊効愚策  
以為莫若教之於初學之時。又皆取六經孟軻之體。以為模楷。則自  
當不陷於邪說。前所謂宜問求四方之能文者。不問疎賤而尊顯之。  
尚慮有司之選有幸不幸。則士亦未勸也。臣聞累聖敦獎詞學。當時  
群臣號能文者。無不旋被褒擢。臣畎畝書生。所記者纔二三事爾。太  
宗嘗夜讀李度詩。朝而問丞相曰。度今何在。丞相言度坐法居絳州。  
有詔乘傳入直史館。夫度小官。謫于外州。而一詩之善。已蒙記識矣。  
則學者何得不勸焉。今四海之大。豈無如度者。陛下留意微臣之言。  
詳延俊彥。以助聖化。不勝幸甚。

馬。陛下既詔學者復古之文。又當使之博學。今之說者曰。博溺心。又  
曰。絕學無憂。此乃老子莊周絕俗之人。割心去智之說。何可法焉。自  
孔子之聖。而曰不如丘之好學也。又曰。我學不厭。其宴居與門人應  
對之際。諄諄以學為言。故問禮。問樂。問官名。耻一物之不知。如曰博  
溺心。則肅慎之矢。專車之骨。巨魚萍實。聖人亦安用之耶。太祖皇帝  
尚欲盡命天下武夫讀書。而况庠序之士。秉筆操牘。其號曰儒。而所  
問輒不知。曰。是不足知也。將誰欺乎。古人之博學者。臣不可偏舉矣。  
今士專修夫子之道。夫子既學矣。其師慕者。又莫如王安石。臣聞安  
石於書無所不讀。故其講解經傳。訓釋文字。雜取百家諸子之說。以  
發明之。誦其言而不知其所讀之書。謂之盡得安石之學。臣不信也。  
往者安石初建經義時。獨倡言道德性命之理。此其意非以文章學  
問為不足尚也。以為文章學問固儒者之本務。如女子而事組繡。法

吏而讀律令。自當然爾。今以為不足尚而不務也。是乃中人之情。樂於閑佚而為之說。臣嘗游場屋間。見同列者專治一經。其所旁取以為資者。老莊揚列三經義解字說而已。此數書不一年可徧閱。又其甚。則二三年可成誦也。故士終日袖手書案之上。無所用心。驟而問之。不必巨魚萍實之難知也。六經之事。有不能知者矣。昔韓愈言陰陽地土星辰禮樂之書。雖今仕進者不要此道。然古之人未有不深於此而後為大賢者。臣觀漢董仲舒揚雄之屬。則果皆通於此。惟賈山以涉獵書傳。則已不得為醇儒矣。陛下不惜官爵以待天下之士。如一賈山且不得見。則是陛下何時而得仲舒輩哉。雖然。士之不學。非其所不能也。特以上之所設科無所事於此。則當此之時。自非好名者。孰肯耗心疲力以腹貯萬卷書耶。臣恐數年之後。百家諸子皆為故紙。以與家人覆甌而已。甚可惜也。今詔自太學及郡國庠序。與

士講明經術之外。又勸之以不可無學。而時叩其所有。有博聞者。優與升擢。而甚情無所涉獵者。亦時屏黜二三。則士無有不勸者矣。苟其博學。則其文章亦必無前之弊。此尤不可以不先也。

駒又上論曰。臣向之所論者。專為學者而已。然士之不學。非學者之患。而國家之所宜慮也。陛下無以臣為過。士之不學。不過稠人中閉口結舌。面赤汗下。使天下以為口實而已也。今之進士。類皆他日之所公卿百執事也。彼方應舉時。既無事於學。而其入仕之後。雖向之所讀數書者。又將捐去。則幾冠曳帶。所有者特枵然之腹而已。陛下置公卿百執事也。大則欲其謀王體。斷國論。小則欲其辨權事。而決疑獄。上以備左右之應對。下以與賓客言。今以枵然之腹。立乎本朝之上。則陛下何望焉。其不學之患。今日未見也。他日見之矣。往者學士劉敞。奉使北虜。虜人道使者由他徑。以誇示其郡國之大。敞素明於



地里。因責問之。虜人畏服。是時順州山中有異獸。虜不能名。以問敵。敵為言此駁也。虜益畏之。父老為臣言神宗皇帝時。御殿放榜。進士有暨陶者。有司讀暨為洎。而陶不應。侍郎蘇頌口。吳有暨豔。暨讀為結。此得非其後乎。問之果然。神宗皇帝喜謂頌曰。果吳人也。慶曆元豐之際。士皆深於學矣。然微此二臣。則堂堂大宋。幾何而不為外國之所鄙笑。多士之所訕薄乎。奈何。今日不勸之使博學。以儲他日之用。陛下欲有所問。則皆恍然相視。醉心拱手而不能知。然後蒼猝四顧而求多聞之士。不可得矣。且夫効一官。總一職。非學亦不能也。真宗皇帝嘗因放榜。謂群臣曰。天下至廣。藉群學共治之。今又得千餘分理州縣矣。以此而言。則是州縣之吏亦欲其知學也。鄭子皮用一不學之人尹何。以為邑。而子產譬之於傷錦。如吏部歲補數百尹。何於天下。則數年之後。殆無完錦矣。自州縣而上。其所職愈大。則所學

當益富。今士通於道德性命之理。誠前世所不及。然一為吏。則素所蓄積。不過以善其身而已。是何預於天下之事。而驟布於郡國之間。此臣之所以私憂也。陛下幸以此教學者。又宜詔大臣。歲擇博學者。以名聞而尊顯之。如真宗召崔偓佺於肥鄉主簿。而特置龍圖閣直學士。以處杜鎬。則海內皆承風。以不學為耻矣。昔人有種漆者。鄉人皆笑之。十年而漆可以為器。向之笑者悉取資焉。士之學不學。於今誠未有損益。臣言之若迂闊。然不十年。陛下必收其用矣。惟陛下留神省察。

駒又上論曰。臣愚無所識知。竊獨聞之於士君子。陛下稽古如帝堯。好學如孔子。萬機之暇。博覽前載之書。至於夜分不寐。蓋嘗慨然以士寡學為歎。故臣略陳勸學之方。其詳則在陛下下議。郎博士議以詔天下。臣嘗竊怪西漢之士亦專一經。而其飾吏事。斷疑獄。皆出於

此。今之學者亦專一經而不能施於用。神宗皇帝所為罷詞賦而建經義者。蓋將使之見於行事也。非以為決科之具而已。今徒能誦王安石義訓及義格以待問。此豈神宗皇帝所望於士者耶。臣知其然矣。臣嘗以尚書試進士。請以尚書一經言之。尚書五十八篇。大約數萬言。自帝堯至秦穆。其世次之先後。與其誥命誓訓之所從作。雜見他書。學者所宜知也。奇文奧義。訓註不能盡者。昔之老儒有白首而不能窮也。然其可以為有司之問題者。不過二千而已。二千之目。自元豐至今。凡太學公私試。與州郡省試之所問者。皆不離此。而其所嘗問者。又不再出。蓋今之可以為題者。又纔數百而已。數百之義。學者如竭其力。數歲可備也。數百義足以應敵。則其他雖吾本經有不必究知者矣。有司按其義而可以合格。則又不敢不取。而鬻書者取士之所對義。刻為版本。若書則自堯典至秦誓。靡不皆有。謂之排類。

後生小儒。曉夜課讀。雖不敢盡用。然少增損之。亦足以合格。如是而欲望其飾吏事。決疑獄。豈不難哉。六經之旨。既為微妙。其間星辰山川禽魚草木。皆資他書以相參驗。此王安石所以書無所不讀也。然今之學安石所訓之外。則不復研究。而有司之不可以為題者。又皆不復究知。獨誦道德性命之言。以為學聖人之道者。如是足矣。蓋昔之善醫者。必先讀神農之書。以徧識天下之藥。雖其用藥之妙。出於自得。非書之所能盡。然未有不明於藥性之寒溫。補瀉。而後能為方者也。後之庸醫。以為治病之妙。不在於此。獨收古方。而不復讀神農之書。則其所試之方。足以毒人而已。今之學者。不幸類此。臣愚以謂宜於大義之外。命有司雜取六經中事。及安石之所未訓。釋或訓。釋而未盡。與先儒之所疑而未決者。如今之策題。以問士。常出其不意。而視其所通多寡。以為升黜。則凡誦時文者。不能有所僥倖。而通經。

博古之士出矣。凡臣之所言者。上自師儒。下逮進士。皆心知其弊。獨口不言爾。其間豪傑之士。亦各欲暴露其所長。至於有所拘而不得馳騁。則尤不樂於此。而考試時文詞一律。試官亦益厭之。但上下相循。以為習俗。無有言於朝者。臣愚不肖。竊欣太平之難遇。而嘉聖道之方興。又重惜神考崇經教士之意。不白於天下。是故勇不自制。既以其身當天下之笑譏。亦不虞蹈狂妄之罪。輒具為書。冒獻於上。古人曰。士不通經。粟不足用。惟明主裁之。

駒又上論曰。臣聞方今貢舉之法有三。曰義論策。大要以義為主。臣既科條之矣。策論亦足以考士之所學。而非今日之所先也。故臣特言其畧。而陛下試觀焉。臣聞真宗皇帝時。制詔取士。無收策論。嘗謂丞相旦曰。時才政事。盡在二者。臣竊惟神宗皇帝所以罷黜詞賦。而獨不廢策論者。以為取士之道。義以觀其經術。論以察其智識。策以

辯其謀略。則天下之士。盡在吾設中矣。是時太學諸生。有策居第一者。其文辭亦未有以大過人也。然神宗皇帝尚取而觀。是以學者咸勸。經義之外。策論亦彬彬可取焉。近日學子。乃以是為餘事。不過亦以偶儻漫汗之文。纂錯繁雜。以充試卷而已。此尤夫作文之体矣。而有司曰。是餘事也。亦不以定升黜。又其所問。率皆無益之事。類非所以取時才而詢政事也。夫學者之未仕。其於時才政事。是豈能知而有以助萬一邪。然既以設科。則不得不盡其實。此真宗之所以無收而神考之所以獨不廢也。今之學子。皆不觀史書。則策論之不工。為無足怪。臣觀歷代史記。其間車旃服器禮樂制度。與夫守文之君。當途之士。相與謀是非。而斷利害者。皆今所宜知也。書云。事不師古。以克永世。匪說攸聞。太宗皇帝。讀書至說命。未嘗不太息也。神考之聖訓曰。漢之武宣。唐之太宗。則吾無間然矣。自餘治世盛王。則吾取二

三策而已。夫豈以史記為不足觀邪。臣嘗與市人讀詔書于路。竊見陛下戒伶官則引同光之政。諭宗室則稱劉向之美。蓋學為王者久矣。漢丞相言謹按詔書律令下者。文章爾雅。詞深厚。小吏淺聞。不能究宣。因重掌故之選。自是公卿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。夫西漢之詔書。無足道也。然猶恐淺聞者不能究宣。今聖天子誥命如此。而承學之臣。率不知史書。此臣之所甚未諭也。陛下側席求賢。用之惟恐不及。士之去為公卿。蓋無日矣。今日之論。則他日之陳謨。而為陛下講治道者也。今日之策。則他日之奏疏。而為陛下議時政者也。宋興以來。名臣幾百人矣。其陳謨奏疏。班然可睹也。此豈致身廟堂之上。而後學為者。自為布衣。其學素明也。陛下試讀今日之策論。以預卜其陳謨奏疏。則他日之文物。恐未得如前日之盛。臣是以為陛下極言之。臣嘗見一進士。工為文詞。至為策論。則亦漫汗偶儻。無足觀

者。臣偶問之。汝何苦而為此。則曰。不然。有司不我取也。夫神考與陛下教育之意。當使天下洗濯磨礱。日夜奮發。務增其所未高。而極其所未至。以待國家之用。今以有司之故。而使豪傑之士。破崖去圭角。以自貶損。則自中人以下。何可望其進耶。蓋古之教人者。思所以增益之。而今之教人。思所以摧抑之。甚非聖主意也。願陛下詔有司。及考試時。策論所問。皆可以察智識。而辨謀略者。其文非得體。則明教告之。而取經義之外。亦頗以定其升黜。庶使學者少通前代之典。無令空言不適用於用。又時因得豪傑之士。凡此皆所以為異日名臣之資。此神考與陛下教育之本意也。

孝宗時。知南康軍朱熹上奏曰。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。恭觀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。詔以國子監九經。賜廬山白鹿洞書院。既又以其洞。上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。以旌儒學。每恨無由一至

其處仰觀遺跡。及蒙聖恩假守茲土。到任之初。考按圖經。詢究境內民間利病。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。而陳舜俞廬山記。又載真宗皇帝咸平五年。嘗勅有司。重加修繕。間因行視陂塘。始得經由其地。見其山川環合。草木秀潤。真間燕講學之區。而荒涼廢壞。無復棟宇。因竊惟念太宗皇帝。真宗皇帝。所以幸教多士。垂裕萬世之意。其盛如彼。而下吏淺聞。弗克原念。以稱萬分之罪。其大如此。駭懼震懼。不遑啓居。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。蓋以百數。兵亂之餘。次第興葺。鮮不復其舊者。獨此儒館。奔為荆榛。雖本軍已有軍學。足以養士。然此洞之興。遠自前代。累聖相傳。眷顧光寵。德意深遠。理不可廢。况境內觀寺鐘鼓相聞。殄棄彝倫。談說空幻。未有厭其多者。而先王禮義之宮。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。乃反寂寥希闊。合軍與縣。僅有三所而已。然則復修此洞。蓋未足為煩。於是始議。即其故基。度為小屋二十

餘間。教養生徒一二十人。節縮經營。今已了畢。但其勅額官書。皆已燒毀散佚。無復存者。不敢擅行標榜收置。輒昧萬死。具奏以聞。欲望聖明。俯賜鑒察。追述太宗皇帝。真宗皇帝。聖神遺意。特降勅命。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為額。仍詔國子監。仰摹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。及印版本九經疏。論語孟子等書。給賜本洞。奉守看讀。於以褒廣前烈。光闡儒風。非獨愚臣學子之幸。實天下萬世之幸。

熹召對延和。又上奏曰。臣昨任南康軍日。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。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。并版本九經注疏。給賜本洞。今亦未蒙施行。而朝野喧傳。相與譏笑。以為怪事。臣誠恐懼。不敢不盡其說。謹按本洞書院。實唐隱士李渤所居。當時學者多從之游。遂立黌舍。至五代時。李氏為建官師。給田贍養。徒衆甚盛。迨至國初。猶數

十百人。太平興國中。嘗蒙詔賜九經。而官其洞主。見於會要。而咸平五年。有勅重修。仍塑宣聖及弟子像。又見於陳舜俞所記。簡牘具存。可覆視也。夫以此洞之興。原其所自。雖若淺鮮。無足言者。而太宗皇帝。真宗皇帝。眷顧褒崇。至於如此。則聖意所存。至深至遠。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。今乃廢而不舉。使其有屋廬而無勅額。有生徒而無賜書。流俗所輕。廢壞無日。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。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請。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。殆必以為州縣已有學校。不必更為煩費耳。如其果然。則臣請有以質之。夫先王禮義之官。與異端鬼教之居。孰正孰邪。三綱五常之教。與無君無父之說。孰利孰害。今老佛之宮。徧滿天下。大郡至踰千計。小邑亦或不下數十。而公私增益。其勢未絕。至於學校。則一郡一縣。僅一置焉。而附郭之縣。或不復有。其盛衰多寡之相絕。至於如此。則於邪正利害之際。亦已明矣。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。而反疑臣之請於此。臣不能識其何說也。今幸蒙恩賜對。故敢復以為請。伏望聖慈。下臣此章。特從其請。既以紹承先志。啓迪群心。又以丕闡大猷。昭示抑邪與正之漸。實天下萬世之幸。

中書舍人崔敦詩論南康軍奏請白鹿洞書院額。疏曰。臣竊惟國朝偃武崇文。首善太學。其後天下州郡。始相繼有請建書院以養士。至道二年。賜西京嵩陽書院額。咸平四年。賜潭州嶽麓書院。大中祥符二年。從應天府請置新建書院。此類不一。皆賜經書。亦有令備價印造。及間有賜額者。江州廬山白鹿洞書院。實太平興國二年。守臣周述言。學徒數百人。望賜九經。使之肄習。緣其學徒繁盛。於是有旨從之。自慶曆詔許州府軍監立學。於是學校徧於天下。當時詔書有曰。除舊立學外。並令各立一學。蓋舊學即書院之類是也。自太上皇帝中。

興廣設學校。徧賜石經。所以教之之法。已詳備。今來南康軍所奏。雖非定制。然亦所以推廣朝廷崇儒重道之化。本監訪聞潭州嶽麓書院。係隸屬郡學。所養生員。皆自郡學補中。撥入。及請選行藝之士充養。委實曲盡。今勘當南康軍奏。所復白鹿洞書院養士一二十人。名額經書。未敢擅便。標榜收買。本監欲下本軍。隨宜措置。標榜所有經書。具數申監印造。仍會潭州嶽麓書院隸屬州學規例一體施行。光宗紹熙三年。禮部侍郎倪思請復混補法。命兩省臺諫雜議可否。於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。國家恢儒。依文。京師郡縣皆有學。慶曆以後。文物彬彬。由興以來。建太學于行都。行貢舉於諸郡。然奔競之風勝。而忠信之俗微。亦惟榮辱升沉。不由學校。德行道藝。取決糊名。工雕篆之文。無進修之志。視庠序如博舍。目師儒如路人。季考月書。盡成文具。今請重教官之選。假守貳之權。倣舍法以育材。因大

比以取十。考終場之數。定所貢之員。期以次年試于太學。其諸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。下有司條上。思議遂寢。

寧宗時。兵部侍郎虞儔上奏曰。臣聞三代令主。以至列國之君。皆有學。故天子曰辟雍。諸侯曰泮宮。雖小大不同。其化民成俗。長育人材。則一也。朝廷興太學。置明師。四方之士。于于然而來。可謂盛矣。竊怪夫近年州郡之學。往往多就廢壞。士子游學。非圖舖設。以給朝夕。則假衣冠以誑流俗。而鄉里之自好者。過其門而不入。為教授者。則自以為冷官而不事事。自一郡觀之。若未甚害也。舉天下皆然。則實關事體矣。臣嘗究其所以然。蓋人之常情。莫不以仕進為榮。選人之在外者。所望不過關陞。與夫改秩而已。向也太守監司。所蒞舉狀。先及教授。今則且以為贅員。置而不問。雖有提學司文字。專舉教官。而員數又甚窄。向也教官在法。得就任改秩。今則莫之許也。是以有不屑

就之心。故不能所不樂為之事。無足怪者。夫朝廷建一官。蓋欲使之治一職。苟以為迂闊於事。無補於時。曷不一舉而廢之。吏祿學糧。猶可省也。若以為化民成俗。長育人材。自學校始。祖宗以來。莫之有改。宗何使之名存而實亡乎。照得教官自堂除之外。在部格法。非曾試中詞科。及學官殿試第一甲。省試上舍十名前等人。不許差注。蓋立法之初。重其選也如此。今選人到部。縱使有格。多不肯就。至與之堂除。亦不滿意。又就試者。絕無一人。而干堂者。日以猥衆。上而架閣。非有所擢用。則不可得。次而幹官。非特降指揮。則不可差。伺候日月之久。廟堂無闕。以處之。未免有淹滯之嘆。今若朝廷稍重教官之選。有以作新之。使其知所歆羨。則選人進取之路。少寬。而廟堂造化之權。亦廣矣。是一舉而兩得之也。或曰。然則其如闕遠何。臣應之曰。不然。今京局之闕。至有三政。四政者。蓋以文字易得。庶幾他日可望於改

秩。初未嘗以為遠而莫之肯待也。臣願陛下明詔銓曹。復教授在任。改秩之法。風厲監司郡守。教授中有能勤於教育。作成士類者。舉狀之。必。先。及。之。則孰不願仕於其間。激昂奮厲。以修舉其職業乎。將見異時。民以之化。俗以之成。人材輩出。以為國家之用矣。此當今之急務也。惟陛下留神。

理宗時。起居郎魏了翁論敷求碩儒。開闡正學。疏曰。臣自去歲嘗以士習之弊。告于先帝。大抵謂今之為士。蹤跡詭秘。見利則趨。脫有緩急。不可倚仗。今不幸而言中。小則賣友以求免。大則賣國以偷生。雖其自麗典刑。然已有傷國體。不及今圖所以久安長治之道。而隨事隨救。雖嚴刑峻法。比而誅之。不能禁也。臣以慶元進士。嘉泰學官。開禧館職。嘉定史臣。三十年間。得諸舊聞。驗以親見。蓋自乾道淳熙以來。涵養作成。大儒輩出。學者崇從。淳熙之季。雖已有唱為道學之目。



者。然而儒風鼎盛。正理常勝。自孽韓柄國。又更偽學之名。以排陷善類。其始也。宗相之黜。舉朝咸曰不可。以是得罪者凡五十餘人。太學生上書固爭。赤蹈難而不悔。猶以見先朝表章風厲。有益於人心者。若此。自學禁既密。士習日浮。夫所謂伊洛之學。非伊洛之學也。洙泗之學也。非洙泗之學也。天下萬世之學也。索諸天地萬物之奧。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。約諸日用飲食之近。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。大要以六經語孟為本。使人即事即物窮理。以致其知。而近思反求。精體實踐。期不失本心焉耳。奚其偽而被以此名。屏不得傳。於是驅一世而納諸近功淺利之域。以漁獵為學問。以綴緝為文章。以操切為實才。以貪刻為奉公。踵陋習。恬不之講。方時苟容。害未甚見也。一旦開邊之議。大官唱聲。一口附和。其不謂然者。不過一二館職之卑耳。卒之內訌外掇。誤國殘民。流毒至今。夫學術之不明。其害

乃至於此。自嘉定以來。雖曰亟更曩轍。然老師宿儒。零替殆盡。後生晚學。散漫亡依。其有小慧纖能者。僅於經解語錄。諸生揣摩剽竊。以應時用。文詞浮淺。名節墮頓。蓋自其始學。父師之所開導。子弟之所課習。不過以譁眾取寵。惟官資宮室妻妾是計。爾及其從仕。則又上之所以軒輊。下之所以喜愠。亦不出諸此。古人所謂為己之學。成物之本。固不及知也。一旦臨小小利害。周章錯愕。已殊所擇。脫不幸而死。生臨乎其前。則全軀保妻子之是務。雖亂常干紀。有不皇恤。嗚呼。使此習也。而日長月益。平居無直諫多聞之友。立朝無正色犯顏之士。臨難無伏節死義之臣。雖利在盜賊。利在夷狄。亦委已聽命而已。陛下與大臣俱便於此。我陛下嗣服之初。正明示好惡。作新觀聽之幾。願與大臣圖惟長久安寧之計。毋以書生為迂。傷毋以正論為闊。疏敷求碩儒。開闡正學。使人人知其有禮義。廉耻之實。知有君臣

父子之親。知此身之靈於物而異於禽獸也。則見得必思義。見危必致命。夫如是。而君享用賢之福。為人臣者亦職有利焉。周頤曰。師道立。則善人多。善人多。則朝廷正。而天下治。此斷斷然如穀之可以療飢也。惟亟圖之。

元世祖至元十三年。不忽木與同舍生堅童太蒼。魯等上疏曰。臣等聞之學記曰。君子如欲化民成俗。其必由學乎。玉不琢不成器。人不學不知道。故古之王者。建國君民。教學為先。蓋自堯舜禹湯文武之世。莫不有學。故其治隆於上。俗美於下。而為後世所法。降至漢朝。亦建學校。詔諸生課試補官。魏道武帝起自北方。既定中原。增置生員三千。儒學以興。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。臣等今復取平南之君。建置學校者。為陛下陳之。晉武帝嘗平吳矣。始起國子學。隋文帝嘗滅陳矣。俾國子寺不隸太常。唐高祖嘗滅梁矣。詔諸州縣及鄉並令

置學。及至太宗數。幸國學。增築學舍。至千二百間。國學。太學。四門學。亦增生員。其書算各置博士。乃至高麗。百濟。新羅。高昌。吐蕃。諸國酋長。亦遣子弟入學。國學之內。至八千餘人。高宗因之。遂令國子監領六學。一曰國子學。二曰太學。三曰四門學。四曰律學。五曰書學。六曰算學。各置生徒。有差。皆承高祖之意也。然晉之平吳。得戶五十二萬而已。隋之滅陳。得郡縣五百而已。唐之滅梁。得戶六十餘萬而已。而其崇重學校。已如此。况我堂堂大國。奄有江嶺之地。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。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。而非晉隋唐之所敢比也。然學校之政。尚未全舉。臣竊惜之。臣等嚮被聖恩。俾習儒學。欽惟聖意。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。蒙古人仕宦者尚少。而欲臣等曉識世務。以任陛下之使命乎。然以學制未定。朋從數少。譬猶責嘉禾於數苗。求良驥於數馬。臣等恐其不易得也。為今之計。如欲人材衆多。通習漢法。

必如古昔。備立學校。然後可。若曰未暇。宜且於大都弘闡國學。擇蒙  
古人年十五以下。十歲以上。質美者百人。百官子弟。與凡民俊秀者  
百人。俾廩給各有定制。選德業充備。足為師表者。充司業。博士助教。  
而教育之。使其教必本於人倫。明乎物理。為之講解。經傳授以修身  
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。其下復立數科。如小學律書算之類。每科設  
置教授。各令以本業訓導。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。教以應對進退事  
長之節。律科則專令通曉吏事。書科則專令曉習字畫。算科則專令  
熟閑算數。或一藝通。然後改授。或一日之間。更次為之。俾國子學官  
總領其事。常加點勘。務要俱通。仍以義理為主。有餘力者。聽令學作  
文字。日月歲時。隨其利鈍。各責所就。功課程其勤惰。而賞罰之。勤者  
則升之上舍。惰者則降之下舍。待其改過。則復升之。假日則聽令學  
射。自非假日。無故不令出學。數年以後。上舍生學業有成。就者。乃聽

學官保舉。蒙古人若何品級。諸色人若何仕進。其未成就者。且令依  
舊學習。俟其可以從政。然後減聽學官舉其賢者。能者使之依例入  
仕。其終不可教者。三年聽令出學。凡學政因革。生員增減。若得不時  
奏聞。則學無弊政。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矣。然後續立郡縣  
之學。求以化民成俗。無不可者。臣等愚幼見於書聞於師者如此。未  
敢必其可行。伏望聖慈。下臣此章。令諸老先生。與左丞王贊善等商  
議。條奏施行。臣等不勝至願。書奏。帝覽之喜。

至元中。翰林集賢學士程鉅夫奏曰。臣聞國於天地。必需才以為用。  
而人才之盛。非自盛也。全在國家教育之勤。其衰也。反是。叅之歷代  
可考也。國家自中統建元以來。中外臣僚。亦時聞表表偉傑者。皆自  
往時故老。宿儒薰陶浸灌而然。歷時既久。以次淪謝。近來晨星寥寥。  
無幾何矣。臣不知更十餘年後。人物當何如其瑣瑣也。而主國論者

恬不知怪。視學校為不急。謂詩書為無用。不知人才盛衰。張本於此。蓋嘗有自行貢舉。求好秀才。上意非不諄切。而妄人輒陰沮之。應故事而集議。凡幾作輟矣。然則無怪乎選任之非才。政治之不理也。今已至此。後當若何。臣愚欲望陛下明詔有司。重學校之事。慎師儒之選。京師首善之地。尤當興建國學。選一時名流為國人矜式。優以餼廩。隆以禮貌。庶四方觀感有所興起。外而名都大邑。教官有缺。不但循常例取庸人而已。必使廷臣推擇。可以為人表儀者。條具聞奏。令有祿可養而不置。職比親民而加優。視教化之廢興。為考第之殿最。其諸生有經明行修者。特與蠲免賦役。依已降詔旨施行。似望國家教育有方。多士鼓舞不倦。他日隨取隨足。無臨事乏材之歎。天下幸甚。

世祖時。各道儒司悉以曠官罷。浙西道儒學提舉葉李召至京師。上

奏曰。臣欽觀先帝詔書。當創業時。軍務繁夥。尚招致士類。今陛下混一區宇。偃武修文。可不作養人才。以弘治道。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。實風化所係。不宜罷。請復立提舉司。專提調學官。課諸生。講明治道。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。以備錄用。凡儒戶徭役。乞一切蠲免。帝可其奏。

葉李為尚書左丞。一日從世祖至柳林。奏曰。善政不可以徒行。人才不可以驟進。必訓以德義。摩以詩書。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畧。然後賢良輩出。膏澤下流。唐虞三代。咸有胄學。漢唐明主。數幸辟雍。匪為觀美也。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。凡廟學規制。條具以聞。帝皆從之。

成宗時。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袁楠上國學議曰。成周國學之制畧於大同樂。其遺禮可法者。見於文王世子。三代而上。詳莫得而聞焉。漢

武表章六經興太學。至後漢為尤盛。唐制微附益之。而其制愈加詳密。今可考也。宋朝承唐之舊。而國學之制日墮。至于紹興。國學愈廢。雖名三學。而國學非真國子矣。夫所謂三舍法者。崇寧宣和之弊也。至秦檜而復增之。月書季考。又甚夫。唐明經帖括之弊。唐楊綰嘗曰。進士誦當代之文。而不通經史。明經但記帖括。牒自舉。非仄席待賢之意。宋之末造。類不出此。今科舉既廢。而國朝國學定制。深有典樂教胄子之古意。儻得如唐制。五經各立博士。俾之專治一經。互為問難。以盡其義。至於當世之要務。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。如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。亦朝夕講習。庶足以見經濟之實。往者朱熹議貢舉法。亦欲以經說會粹。如詩則鄭氏。歐陽氏。王氏。呂氏。書則孔氏。蘇氏。吳氏。葉氏之類。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。自宋末年。專朱熹之學。唇腐舌弊。止於四書之註。故凡刑獄簿書。金穀戶口。靡密出入。皆以為俗吏而爭鄙弃。清談危坐。卒至國亡。而莫可救。近者江南學校教法。止於四書。警亂諸生。相師成風。字義精熟。蔑有遺忘。一有詰難。則茫然不能以對。又近於宋世之末尚。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。於是大言以蓋之。議禮止於誠敬。言樂止於中和。其不涉史者。謂自漢而下。皆霸道。其不能詞章也。謂之玩物喪志。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。皆本於節用而愛人之一語。功業之成。何所不可。殊不知通達之深者。必悉天下之利害。灌膏養根。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。又古者教法。春夏學干戈。秋冬學羽籥。若射御書數。皆得謂之學。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。儒者博而寡要。故世嘗以儒詬誶。由國學而化成於天下。將見儒者之用。不可勝盡。儒何能以病于世。仁宗時。虞集為集賢修撰。會議學校。乃上奏曰。師道立。則善人多。學校者。士之所受教。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。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。

入。皆以為俗吏而爭鄙弃。清談危坐。卒至國亡。而莫可救。近者江南學校教法。止於四書。警亂諸生。相師成風。字義精熟。蔑有遺忘。一有詰難。則茫然不能以對。又近於宋世之末尚。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。於是大言以蓋之。議禮止於誠敬。言樂止於中和。其不涉史者。謂自漢而下。皆霸道。其不能詞章也。謂之玩物喪志。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。皆本於節用而愛人之一語。功業之成。何所不可。殊不知通達之深者。必悉天下之利害。灌膏養根。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。又古者教法。春夏學干戈。秋冬學羽籥。若射御書數。皆得謂之學。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。儒者博而寡要。故世嘗以儒詬誶。由國學而化成於天下。將見儒者之用。不可勝盡。儒何能以病于世。仁宗時。虞集為集賢修撰。會議學校。乃上奏曰。師道立。則善人多。學校者。士之所受教。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。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。

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。有司弗信之。生徒弗信之。於學校無益也。如此。而望師道之立。可乎。下州小邑之士。無所見聞。父兄所以導其子弟。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。師友之游從。亦莫辨其邪正。然則所謂賢材者。非自天降地出。安有可望之理哉。為今之計。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。身師尊之。至誠懇惻以求之。其德化之及。庶乎有所觀感也。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。延先儒經義師說。而不敢妄為奇論者。眾所敬服。而非鄉愿之徒者。延致之日。諷誦其書。使學者習之。入耳著心。以正其本。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。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。其議論文藝。猶足以聳動其人。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。

順帝時。蘇天爵乞增廣國學生員。狀曰。國家典章興隆庠序。敦崇勸勉。責在憲臺。夫成均實風化之原。而人材乃邦家之本。是宜增廣員

額。樂育賢能。昔者世祖皇帝既定中原。肇新百度。知為治必資於賢者。而養賢必本於學官。至元七年。初命中書左丞許衡為國子祭酒。以教公卿大夫之子弟。是時學徒未有定額。其後政教既修。學者寢廣。迨至仁宗皇帝增多至四百員。然而近歲以來。員額已滿。至使胄子無從進學。殊非祖宗開設學校。廣育群材之美意也。蓋自昔國家未有不由作興英賢而能為治者也。故漢室中興。園橋門者億萬計。李唐受命。游成均者三千員。人材之多。近古未有。洪惟國家海宇之廣。庠序之盛。又豈漢唐所可比擬。獨於學徒員額。猶少。方今朝廷治化更新。嘉惠儒術。至于學校。長育人材。尤為先務。宜從都省聞奏。量擬增添生員一百名。內蒙古色目五十員。漢人五十員。應入學者。並如舊制。錢穀所費。歲支幾何。人材所關。實為至重。如此。則賢能益盛。俗化益隆。其於治道。實為有補。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五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五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一



